

金文靖公三從北征錄序

北征錄蓋文靖公從

文皇帝三度深入虜穴每次必年餘

始及時所記也時日晦明道路欽崿

山川歲崑花鳥夷俗耳目所覩者必

書匆匆我馬中得一魚一果必不嘗

近臣曉度宵籌時時儆戒無虞必書

記所摩崖書績虜遠徙者不知幾千
里眎昔周宣王伐獫狁至大原更千
古為烈矣公一一備錄者何蓋曰我
成祖定鼎燕都威武覃重譯猶身披
甲胄冒霜露斬荆棘不備載它日
聖子神孫誰知此
祖宗今日之艱難如是又為人臣幸

依日月末光珥筆彤廷稱帷幄臣而
扈從之勞時而伏地草詔時而橫戈
傳檄無論馬瘡僕痛艸宿露蒙即腹
饑餓身寒粟以為常後來者亦知開
國入臣備嘗荼毒必思輔翊
人主以無忘此日此公錄意也永樂
至今二百餘年螽無烽燧田有桑麻

日享太平之賜不知我
文祖一怒而安所致顧和議既興原
為休養生息計乃年年捐金錢中虜
虜日驕中國未見休養生息之利而
坐受浚削懦弱之弊遂以邊事不可
為邊事果不可為則我
文祖時威何燁赫也往從交戰中觀

諸言邊事者纒纒甚具予噤不敢發
一辭蓋謂以趙充國老將猶云至金
城才上方畧隔垣而見五臟惟扁鵲
能之未履其地徒以術人險夫流言
真如

文皇帝云諸生以紙上譚虜大哉
皇言日月為昭流言一行解邊臣之

體壞疆場之事都置不問此我
文皇帝所以惓惓謂不履其地不知
其故觀者當有味其言矣錄中稱光
大者吾里胡公廣數十里二閣臣爲
國捐軀靖虜亦一時盛事嗟乎安得
晉

上備一夜之覽當日若臣艱虞拊髀

寧有已時孝齋鍾公裔孫重刻是錄
不特家敵而國憲矣

晉

萬曆戊午歲季秋月吉旦吉水後學
鄒元標頓首拜撰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少保太學士臨江金文靖公
以文學結知

太宗文皇帝時

駕征北虜文靖危從此北征
三錄之所以作也公孫太學生
榮出以示予予俾龍泉金姜

北征錄序序一

吉水李交刊

學夔繡梓以廣其傳榮求言
序謬首嗚呼其長之有夷猶陽
之有陰書之有收理之所必有
者也自周宣逐獵祝後若漢高
祖雄才大畧括囊宇宙而受冒
頓之侮漢業日隆五單于爭立
宣帝一受呼韓邪之朝當時之

僅多若也至晉五胡雲擾遂僭
帝王之號拓跋氏興黃屋左纛統
擬漢制矣惟唐太宗之英武始
能一扼其吭後復瓜潰癰決至
宋壞爛斯極有元勃興腥羶
中土而開闢之所創是極盛而衰
儕伏常理哉

朝治隆唐虞瀚海無波大漠無塵
穹廬之間有假息遊蒐雄奔
兔伏踰垣州竊臨以大軍延命實
匪尚何足計者予竊祿予
朝恒見北狄酋長稱臣納貢俯伏
殿陛之下氣不鼓喘睛不亂運以為
曠古所不及讀此錄始去

太宗文皇帝神武天縱廓清推陷
三邊盡滌比之

太祖高皇帝峻德成功再立華夷
界限亦可謂繼述有先者矣今百
有餘年烽火不驚邊陲子之鋒鏑
之交中土無饋運之苦

祖宗功德不可忘哉雖然斬溫禺以

譽鼓戮尸遂以膏鋒不勇班孟堅
之作則燕然之銘不能炳耀千古
今錄中以載塞外山川之形勢北
虜之動靜與夫我師出奇制勝
之大畧皆歷如畫措辭簡古筆力
老健足以追配班馬非公其能之耶
身任其勞而遺逸於後

太宗之謂也鋪張在天之洪休揚厲
無前之偉績公而有焉予先祖
刑部郎中子儀與公為同年不
幸蚤世弗究其用厚公賜以墓銘
公之盛德大業著在國史又予之
所當景行而視倣者也故於公此
錄不敢以不文辭而僭序其篇端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冬十月上浣
賜進士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右參
政南舒秦民悅書

金文靖公北征錄序

永樂八年壬午十有二年迄二
十有二年

太宗文皇帝親征北虜出師
者三臨江金文靖公實當帷
幄之寄作北征前後三紀
江各天參徽菴舒味多公

既自為之序以引其端渡命
余伸之以言俾茲泉令嘉興
姜君一臣壽梓以傳心朽予
敬觀若再欲祗而言曰自皇帝
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水之夷
播亂反正謂之官師定師者
理淳高祖平陳之役輕佻強

胡謂之湯師湯師者挫隋煬
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
之伐謂之若師若師在滎王則
亂在英王則亂自是而後若宋太
宗財力未贍即如收復燕雲
謂之棘師棘師則心文王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神文武淨掃

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摘葉芽
多清沙漠謂之繼武之師滌世
之師功貫百王繼武之師澤流
後裔余嘗詩

太宗文皇帝以萬乘之尊以悼逐
虜之帖危今觀此銘如生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
之險要經練已熟而步焚絳
珠犁胡虜塞之集悉已志定
於胸中且以正興師錢騎百
萬川湧山峙如月醜虜之
敢犯耶一傳曰言言之文行
之三也文靖藝營宿日百戰

無前是錄之朱當代晚筆
百年承平邊陲不驚於
是乎驗劄今伊傳居禁額
牧在邊陲而又降文德以
中夏之防焉有望焉以
此錄之其後也於是乎書
皆

成化丁未重陽後十日東吳
桑悅書于西昌之乾坤一
寄梅

萬曆乙卯冬一陽動以世孫金鐘書

北征錄卷一

柱國少保大學士金幼孜紀錄

河南道監察御史弟鳳儀校閱

賜進士第兵科左給事中男昭伯

藏稿

大僕卿陸任侍郎侄輔伯

八世裔孫 鏜重梓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北虜。是日師出北京。

駕出德勝門。幼孜與光大胡公由安定門出兵甲之

雄車馬之盛。旌旗之衆。耀於川陸。風清日和。埃塵

北征錄一

李交利

不興。鏡鼓之聲。訇震山谷。晚次清河。行李載車上。途間車行甚艱。不能相及。乃令從者取隨身行李。鈔糧車及餘物。俱不能行。十一日發清河。途間雪融泥深。馬行甚滑。晚次沙河。勉仁至。十二日發沙河。午次龍虎臺。皂隸等四人。與食馬軍行李俱至。十三日發龍虎臺。度居庸關。關下人馬輳集。僅容駕過。如是者凡數處。晚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頃臾大雪。少頃雪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照耀於山谷。西南諸山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關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峰頂。四顧皆奇觀。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幼孜等西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圖其髣髴也。暮始還。昏夜。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見。幼孜三人無帳房。令麾下送。未偶。取雪煎陽羨茶。各飲一杯而卧。三鼓起營。取去帳房。三人取氈衫覆而寐。天明視之。衣上皆雪。所卧之旁積雪盈尺。光大咲謂幼孜曰。今亦可謂卧雪眠霜矣。十四日發永安甸。大風甚寒。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上馬過前。上咲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奇特也。蓋諸山雪霽。千岩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

璨光輝奪目真竒觀也。午後次懷來得黃學士宗
豫楊諭德士竒編脩周述書開緘讀之不覺情況
與異日殊也不歷此者自是不覺。午次鎮安驛十
六日早發鎮安驛行數里道邊有土垣宛如一小
城問人曰此元時官酒務每歲駕幸上都於此取
酒午次鷄鳴山相傳以為唐太宗征高麗至此登
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幼孜三人曰此即雞鳴山昔順帝北遁其山
忽崩有聲如雷其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
日發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基

有歐陽玄所撰碑尚存其西北崩處土石猶新其
下即渾河流出盧溝橋有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
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為魯般造橋未成而廢但無
紀載可考竊以為遼金時所造者行里餘路甚窄
僅可以容兩馬人馬輳集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
度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
更行二十餘里過坳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
下壓下臨河水路陡絕旁有積雪窳附于岸雪上
亦可行但坼裂可畏車行馬驟毛髮栗然過此山
漸平

上勒馬登高岡。召幼孜等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馬少坐於山岡之上。賜酒肴。午次泥河。十八日發泥河。午次宣府。

上閱武營內。夜雨十九日微雨。

駐蹕宣府。閱武營內。二十日次宣府。二十一日發宣府。晚次宣平。二十二日

駐蹕宣平。

上召幼孜等謂曰。此去直抵大同。出大同即寧下。今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寧夏。甘肅。大寧。遼東。則

邊境可永無事矣。二十三日。

駐蹕宣平。二十四日早發宣平。行數里。度一河水。迅疾及馬腹。近岸冰未解。水曲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甚艱。栗。更行數里。入山峽中。行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下微雪。二十五日。大風寒。發萬全。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幼孜三人曰。此城朕所築。過城北見城西諸山。積雪。

上曰。此亦西山晴雪也。過城北入德勝口。

北征錄四

上指開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度。山皆碎石。若堆粟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時踏。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屈伸。行二十餘里。上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峯曰。至此看山。則盡在下矣。時風沙眯目。小石擊面。面為風所吹。皆紫黑。下山頂度。關闕門為車所塞。從土隄而下。地滑。馬多仆者。午後至興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能至。惟都督馬

旺先來。有帳房。要予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既而

上召獨光大往。

上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足自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清遠侯令麾下送帳房。時風益急。帳房不得張。以行李堆起。略可蔽風。用帳房覆于上。連衣靴而卧。寒不可禁。達旦不寐。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

駐驛興和。

上祭所過名山大川。

上駐馬于營前。召幼孜等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即又平也。此即陰山脊，故寒過此又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山險，若因山為壑，因壑為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首曰：誠如

聖諭。二十七日。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時天晴大風。

上曰：爾等今日始知朔方風氣，忽天陰。

上曰：雪且至，命亟回至營門，雪下已而大風復晴。二

十八日風寒。

駐蹕興和

上閱武營外二十九日。

駐蹕興和獵者得黃羊至。

上召幼孜等三人觀之，遂立語於帳殿前。至二鼓乃

退。三月一日。

駐蹕興和及晚。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

上曰：夜已深，汝等且休息。庶明日有精神歸帳房。臨睡已三鼓矣，自是每宵或漏下或二更始出。初二

北征錄六

日。

駐蹕興和。賜食黃羊。初三日。

駐蹕興和。初四日。

駐蹕興和。初五日。

駐蹕興和。初六日。

駐蹕興和。初七日。早發興和。行數里。過封王陀。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駕鵝鴻鴈之類。滿其中。遠望如人立者。坐者。行者。聲款者。白者如雪。黑者如石。好事者或馳騎逐之。至即飛起。人去旋下。翩躚回翔於水次。過此海子。又

度數山岡。午次鳴鑿戍。

上指示山謂幼孜三人曰。此大伯顏山。其西北有小伯顏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開平。復曰。汝等視此方。知塞外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

上又曰。適所過沙城。即元之中都。此處宜牧馬。語久始退。少頃。

上復謂曰。汝等觀此四望。塵闊。又與每日所見者異。汝若倦時。少睡半餉。即起西面觀望。以暢悅胃。次幼孜等叩頭退。初八日。

北征錄七

駐蹕鳴鑾成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波等觀北辰。正直頭上語。至二鼓乃出。初九日。

駐蹕鳴鑾成。

上大閱武誓師。六軍列陣。東西綿亘數十里。師徒甚盛。旗幟鮮明。戈戟森列。鐵騎騰蹕。鉦鼓震動。

上曰。此陣孰敢嬰鋒。爾等未經大陣。見此似覺甚多。見慣者自是未覺。先是東風。及鼓作。徐轉南風。

上悅。大飲將士。午回營。夜召幼殺三人。至帳殿前。語至二鼓始出。初十日。早發。鳴鑾成。

上登山麓。漸行徑山谷。山平曠不甚高。見鹿斫角于地。長數尺許。槎牙如樹枝。行數里。平山漸尽。東北有山。頗高如諸山。

上曰。此即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即小伯顏山。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卑矣。由是地曠。沙中多穴。

上指示曰。此鼯鼠穴也。馬行其上。為所陷。漸近一山下。見諸軍於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黃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又有青黑者。

野馬

上令中使下馬取觀。復以示幼孜三人觀之。適中官射一野馬來進。

上召幼孜與光大勉仁及尚書方賓前觀。

上曰野馬如馬。此野騾非野馬。汝輩詳觀之。比來每物見之。是廣聞見。又行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鹺地。又行十餘里。過凌霄峰。即小北顏山也。

上登山。山多石。山下荒草無際。北望數十里外。又有平山甚長。

上曰。八未經此者。每言塞北事。但想像耳。安能得其真也。觀望良久。乃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此黃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此時少水。晚下微雨。將暮未飯。都督薛祿邀余。數人飯食。炒及青豆粥。淹鵝黃羊醬瓜菜數品。無水飲。馬從者至。皆不得食。軍士亦多不食者。夜下雪。平地尺餘。次日人馬得雪炊飯俱足。十一日。

駐蹕凌霄峰北。

上召幼孜三人曰。雖下雪不寒。夜來無水。人馬俱足矣。食後大晴。十二日。

駐蹕凌霄峰。雪已消。夜復下雪。十三日。

北征錄九

駐蹕凌霄峰。午復下雪。夜漏下。

上召至帳殿。語至二鼓。雪霽月明。寒風灑淅。毛髮粟然。久乃出。十四日。

駐蹕凌霄峰。十六日五鼓發凌霄峰。

駕發由東路。幼孜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駕不及。幼孜與光大由哨馬路。迷入橐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山下有泉水一溝。甚清。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間無一人。但見鹿。銳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見有數卒驅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岡。望川之西北。蕭

條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畧休息。忽有軍帥過。見予三人。亦下馬同坐草間。問

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淹鵝餅同食。軍帥往東。南山谷中尋大營。幼孜三人由東北而往。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十餘里。遇去者漸回。乃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岩峭削。有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為者。自興和至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栢樹一株。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

者。幼孜呼光大曰。此亦塞外一奇觀。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麩。忽寧陽侯至。要予三人同。金侍即至營。午。食黃羊天鵝。適其新射得野馬。就燒食。飲燒酒兩盃。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尋大營。待回報。相與同往。飯畢。久俟。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中官二人來。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陽侯領二千騎與幼孜三人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山甚險。時昏黑。下馬徐行。過此又

上山。予馬鞍壞不堪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以少待。勉仁視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候索馬鞍。則其去已遠。勉仁遂回。以已

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馬復回。相與盤旋於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川。望東。行。經山麓。有泉潺湲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飲。上馬復行。遙望山外有火光。以為火。大營所在。行數十里。遇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

下馬休息荒草間。時夜已半。微雨復下。予二人相顧。慘慘不樂。俟天曙。羈馬復行。雨雪交下。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戈戟圍列。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之果然。蓋光大與金侍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於此。相去數十步。彼此皆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而皆有慘然之色。十七日早。由山間望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隔山谷間。又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即按馬行五六里。往問之曰。左掖軍馬言。駕起。往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遇都指揮孫霖。與借

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迷道之故。遂備言之。

上大咲曰。汝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曰。昨日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允遣傳令者三十輩來相尋。今早又遣十余人。適又問尔三人來未。幼孜自惟以一介書生。荷蒙

聖上眷顧。頃刻不忘。天地之德。將何以為報。十八日。駐蹕錦水磧。

上念幼孜無馬鞍。命中官傳

北征錄十二

旨與清遠侯討馬鞍一副送至帳房下遂詣

上前叩頭謝十九日早發錦水磧行十余里道邊有
古城

上指示曰此魯魯城也朕嘗獵於此又行十余里

上登山射黃羊令幼孜隨觀午次環瓊圍二十日

駐蹕環瓊圍自此皆沙陀出塞至此漸見有榆林
烏鳶午次壓虜川自此水多黝炊飯色皆變黃作
氣息食不下咽日暮

上召幼孜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

上曰古交河在今哈刺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磧

沙出碑曰唐之交河郡故知交河在彼二十一日

駐蹕壓虜川二十二日次金剛阜日暮

上坐帳殿前令予遠望

上曰極目可千里曠然無際莫知其極二十三日

駐蹕金剛阜地生沙葱皮赤氣辛臭有沙蘆服根
白色大者徑寸長二尺許下支生小者如筋氣味
辛辣微苦食之亦作蘆服氣二十四日

駐蹕金剛阜夜甚寒

上召草敕硯水成冰二十五日早發金剛阜午次小
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清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

長白山

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即鴛鴦灤也。地志云。鴛鴦灤在宣府。此去宣府蓋遠。未敢必其然否。夜召詔至。三鼓乃出。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

上曰。女直有山。其巔有水。色白。草木皆白。產虎豹亦白。所謂長白山也。天下山川多有奇異。但人迹不至。不能知耳。此地去遼東可千餘里。朕常問女直人。故知之。行十餘里。

上召令馬上草敕。予三人按轡徐行。執筆書草成。上已行三里餘。飛韉至。

上前視草。觀畢。令騰真。下馬坐地。於膝上書之。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之。疑即詩所謂躍兔。兔兔者也。有鹽海子。出鹽。色白。瑩潔如水晶。疑即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於大甘泉北十里屯駐。二十九日。早發大甘泉北。午次清水源。有鹽地。鹽色或青或白。軍士皆采食。三十日。

跳兔

駐蹕清水源。去營六七里。地忽出泉。予與光大往觀。至則泉溢數畝。人馬飲之俱足。四月一日。

駐蹕清水源。初二日。

駐蹕清水源。進神應泉。銘。初三日。

駐蹕清水源。初五日。午發清水源。過此沙陀。漸少。時大風寒。予戴帽上馬。時被風吹斜側。常以手執帽籠。

上顧而笑曰。今日秀才酸矣。晚至屯雲谷。此處少水。由清水源載水至此。晨炊。初六日。早發屯雲谷。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

上召曰。幽風云。一之日。醵。二之日。栗烈。今已秀。其之時。而氣尚栗烈。人皆衣狐裘。未經此者。與之言。自是不信。光大對曰。誠所謂井絰。不可以語海。夏。蚤。不可以語冰。臣若不涉此。亦不深信。

上笑曰。爾等誠南士也。午次玉雪岡。見

上於帳殿。

上見光大衣狐裘。暖帽。笑曰。今為冷學士矣。初七日。發玉雪岡。行十餘里。過一大坡陀。甚平曠。遠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拔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卜者。華言北征錄十五。

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少登。若此可常登。一覽數百里。已為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見山桃花數叢盛開。州莽中忽覩此。亦甚奇特。

上登山頂。製銘書歲月紀行。刻于石。命光大書之。并書玄石坡立馬峰。方大字。刻于石。時無大筆。用小羊毫筆。鈎上石。勒成。甚壯偉。可觀。晚有泉躍出於地。如神應泉。足飲人馬。名曰天錫泉。

上命幼孜三人。及尚書方賓。侍郎金純。往觀。至見人馬填滿泉上。水溢出。旋復壅閉。初八日早發玄石

坡。午次鳴轂鎮。初九日早發鳴轂鎮。是程若遠。然地甚平曠。勉仁取水調麩。各飲一柳瓢。午至一山谷中。有二舊井。水可飲。新掘井皆醜苦。取水飲。馬人輳集。井上馬渴不肯去。遇都督薛祿。令麾下取水與飲。馬復行。午後忽微雨。風作。天氣清爽。人馬不渴。若暄熱。人皆疲矣。過數里。兩旁皆山西山。皆黑石。礪礪層疊。東南諸山皆土。晚至歸化甸。

上與數騎前行。眺望有泉出于地。遂名曰靈秀泉。滴中官以玄石坡字來進。覘畢。命司禮監藏于篋。至夜方飯。而從者俱未至。中官孟驥假予帳房。飼馬

于旁既而脫蹶逸去至四鼓起視已不見與光大繞營周匝數回尋至天明始於營西北得之初十日

駐蹕歸化甸食後從者稍稍至十一日

駐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歸化甸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踣行二十餘里地多美石有如琥珀玳瑁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同行好事者下馬拾以為玩予亦欲與光大拾之後騎至塵起遂去午至楊林戍地亦有美石予與光大共拾予得之獨多但不如前所見者之佳晚有泉出于營

神貺泉

之西南遂命名曰神貺泉十三日

駐蹕楊林戍十四日

駐蹕楊林戍十五日

駐蹕楊林戍十六日早發楊林戍午次禽胡山營東北山頂有巨白石

上命光大往書禽胡山靈濟泉及

御製銘紀行刻石十七日次香泉戍

十八日早發香泉戍次沙陀中多山桃花滿地爛熳又有榆林藂生不甚高有鳥巢甚完固舉手可探之皆鷹隼巢也午後至廣武鎮川中有土城基

北征錄十七

禽胡山靈
濟泉刻石

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於此過川入山有泉流馬皆不飲泥臭故也西南山峰甚秀

上欲刻石令方賓與幼孜三人上觀石登山下馬徧觀無佳石得一石略平可書正書間忽風雨作遂下山於井中取水飲馬至營復命

上面營前高峯而坐

上曰人恒言此山有靈異適登此忽雲陰四合風冷然而至遂命之曰靈顯翠秀峰泉曰清流十九日發廣武鎮

登靈顯翠秀峯令予四人從晚次高平陸無水

神戲泉

捷勝岡刻石

于廣武鎮載水至此晚炊廿日早發高平陸午次懷遠塞二十一日早發懷遠塞午次捷勝岡有泉湧出名曰神獻泉

上令光大書捷勝岡三大字于石山多雲毋石并書雲石山三字刻于石二十二日早發捷勝岡行數十里但見荒山整州

上曰四望無際莫知其極此真所謂大漠也午次清冷泊有泉湧出名曰瑞應泉二十三日午發清冷泊晚至雙秀峰是程無水自清冷泊載水炊飯適天陰風寒下雨人馬俱不渴二十四日早發雙秀

北征錄十八

瑞應泉

峰。踰時至威虜鎮。泉曰永清。二十五日午後發威虜鎮。晚至紫霞峰。二十六日早發紫霞峰。晚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

上召幼孜三人隨

駕全行。聽其言。瓦剌事。夜命寫敕。無棹以輶震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早發玄雲谷。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早發古梵場。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巒嶺。拔蒼翠。奇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峯高起。上多白石。元氏諸王葬其下。晚至長清塞。有泉水甚清。賜名玉華泉。夜漏初下。

北斗南望

上立帳殿前。指北斗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甚久。方退。二十九日。

駐蹕長清塞。三十日早發長清塞。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晚下雨。五月初一日早下雨。發順安鎮。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即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青氣。接地。望之如青山。白雲。

上曰。此山甚高大。可觀。幼孜以為信然。

上咲曰。此氣也。非真山。若誠為山。則天下之山無有

北征錄十九

過之者。度一岡。遙見臚胸河。又過一岡。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胸河。立馬久之。賜名飲馬河。河水東北流。水迅疾。兩岸多山。甚秀拔。岸傍多榆柳。水中有洲。多蘆葦。青州長尺餘。傳云不可飼馬。馬食多疾。水多魚。頃有以耒進者。駐營河上。地名曰平漠鎮。初二日。駐蹕平漠鎮。賜食。

御庖鮮魚。初三日。發平漠鎮。由此順臚胸河東行。午至祥雲巖。

上立帳殿。前召語片時。乃退。初四日。晨發祥雲巖。午

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騎四五人。得箭一枝。馬四匹。耒進。初五日。發蒼山峽。午次雲臺戍。地多野蕪。沙蔥。人多采食。又有金雀花。花似決明。莖似枸杞。有刺。葉小圓而未銳。人採其花食之。又有一種黃花菜。花大如筒蒿。葉大如指。長數尺。人亦采食。初六日。發雲臺戍。午次錦屏山。初七日。發錦屏山。午次玉華峰。初八日。發玉華峰。胡騎都指揮欵台獲虜一人至。知虜在兀古兒扎河。晚遂度飲馬河。下營。初九日。

上以輕騎逐虜。人各贖糧二十日。其餘軍士。令清遠北征錄二十。

侯帥領駐劄河上。扈從文臣止令尚書方賓及光
大勉仁數人隨行。命予留營中。初十日早雨
駕將發。予同光大詣帳殿見

上。請隨駕全往。

上曰。爾不能戰陣。往亦無益。前途艱難。朕一時顧盼
有不及。或為尔慮。爾留此。豈不安。予叩頭不勝感
激。食後送光大勉仁出營門。馬上相別。殊覺愴然。
是日哨馬營獲胡寇殺人數。及羊馬輜重。送至大營。
清遠侯渡遣人護送馳詣

上所。蓋欲以為鄉導也。十一日仍駐河上。十二日收
拾行李。隨清遠侯移營入土城中。去舊營可四五
里許。十三日住城中。方定貼。午後主事楊砥過帳
房中坐。移時方去。十四日清遠侯邀予作午飯。嘗
沙蒸及鮮魚。是日食後。出城南縱步。片時回帳中。
十五日早食後。出城東。回至清遠侯帳下坐。移時
得

上追逐胡虜動靜。晚袁中書相過。十六日食後。全張
侍郎袁中書出城外。登一小山。四望天宇空濶。情
懷甚適。回至張侍郎處。作午飯。十七日早食後。有
中官數人來過。邀予一茶。并取麵共食。十八日早

食後訪張侍郎。旋煮茶調麵各啜一甌。十九日食後聞捷音將至。甚喜。清遠侯未邀作午飯。仍食鮮魚。廿日食後。袁中書過帳下。與語片時去。午後往城南外。遇雨即回。二十一日早飯出城外候。

駕光大勉仁先至營中。相見且喜。且感時。

駕從城外過。去城二十里安營。光大與勉仁先往。予收拾行李起帳房。後往。行十里許。遇雷雨。乃駐馬。俟雨過。至營中見。

上與語良久。命寫平胡詔。二十二日。分軍由飲馬河先回。

上以騎兵追逐餘虜。東行。步行者俱不得從。予三人僕從皆遣隨清遠侯回。不得已。各留馬夫一人。飼馬看行李。是日發平胡詔及書。敕諭穀道。甚忙。道。午後起營。予三人各牽一馬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覺艱難。晚次威遠戍。無帳房。乃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濶可三四尺。上覆以氈衫。下以氈條藉地。僅可蔽風雨。予與光大二人全卧。予曰。昨請足下蓮窩詩。今渡共此清致。相視大笑。一咲。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為雨所壓。衣服皆濕。予三人冒雨入方尚書帳房內避之。午後雨止。發威遠戍。予三。

人收拾行李稍後隨

駕不及渡。腫胸河人馬輳集河上。時安遠伯同行。而過水漲。津及馬腹。予三人各牽從馬。馬爭渡。陷泥淖者無數。三人馬幸無恙。登岸私自相慶。緣河行數里。多經水州。各騎而按馬徐行。晚至廣安鎮。從者至夜深方到。適予三人被

召。族立帳殿外。聞營中馬驚。予三人俱恐。馬逸立不能安。又方出營前問馬從者云。先是馬驚。幸繫糜之得。不之心方擇。是夜有

肯令安遠伯往取步軍數千行李及步行者。亦得

相從。予二人托安遠伯取皂隸及帳房。二十四日發廣安鎮。由此循飲馬河南東北行。午次蟠龍山。從者帳房皆至。午大雨。平地水流。帳房內皆水。令皂隸從旁及中掘坎注水。須臾坎滿。以碗岸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睡。令皂隸采溫蘆葦鋪地。用馬氈及氈席鋪之。加氈裘於上。畧可睡。天明視之。溫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五日發蟠龍山。雨意未止。晚次臨清鎮。午後離飲馬河。取便道入山中。晚次定邊鎮。是程無水。載水為早炊。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至河。午食後渡河。河水稍深。據鞍不能渡。予

三人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浸馬及腰以上。登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暮至双清源。夜禁火不牽。二十八日發双清源。午至河水益深。多用柳枝縛筏以渡。都督馬營許方尚書渡河。方尚書邀予三人同往。西行七八里。至馬都督渡河處。見其並無區畫。且指使予輩從他度。乃飄然東行。十六七里。過東寧衛。指揮裴牙失帖木兒旋縛筏渡。予三人即指使其麾下。麾下之人樂然聽命。先渡。予輩及行李訖。然後度。裴指揮復炊飯食。予三人再三辭謝之。乃以鮮魚為餽。裴女直

人善騎射。

上選其三百人扈從。能輕財好義。觀其所為。勝尋常萬倍。當時達官貴人。不為少矣。每日聚會相咲語。其力皆足以度。予輩甚不為難。而邂逅之間。面目相視。如不相識。於此尚然。而況於臨大患者乎。此裴指揮所以為難得也。晚次平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幼孜三人。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筏而渡。不知官筏尤難渡。光大備言裴牙失帖木兒渡河之故。

上曰。朕渡河時。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

輩不知及至彼又無與臣言者故不由彼渡
上咲曰今日方為艱難汝得無懼乎因渡水得一木
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史讀之乃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
云詛風雨蓋虜中有此術也二十九日發平山甸
晚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早發盤流戍晚次擬翠
岡初二日發擬翠岡午經闊濼海子

上令予數人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長堤以限
水海子甚濶望之者無畔岸遙望水高如山但見
白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

湖間望水無不平者獨此水遠見如山之高近處
若極下此理極不可曉觀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幹難臚胸凡七河注其中故
大也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發玉
帶河晚次雄武鎮

上召予同勉仁往光大看馬及退獨予失去所騎馬
二匹周匝營中尋數回不見而夜深漸覺疲倦及
睡漏下已三鼓矣初四日發雄武鎮問方尚書借
馬騎至營中復徧歷營中尋馬至東北營外忽見
所騎棗騮馬摩繫帳房傍馬見予低面似欲言者

問一卒言此馬昨晚為中官從者所獲。遣牽至此。若來遲恐移至他所不復可見矣。予遂牽回帳中。諸公莫不牽手相慶。晚次清胡原。初五日發清胡原。晚次澄清河。初六日發澄清河。數里度河。穿入柳林中。柳蒙密不可行。下皆汙泥。行五六十里。下營。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又復起營。夜次青楊戍。初七日發青楊戍。凡四度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刺華言半箇山。山甚峻拔。遠望如坡。故名。入此河稍狹。山攢簇多松林。

上曰此松林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清秀可愛。孰謂

虜地有此奇觀也。晚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松林蒼鬱。宛如村落。水邊榆柳繁茂。荒草深數尺。兩草梢俱為物所食。是日獲虜二人。曰闕之。知虜騎曾經此。過一宿草為馬所食也。初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多陷。晚度黑松林。先天先往。予與勉仁隨後。見松林蒼翠可愛。遂下馬少憩。復行十數里下營。飼馬。日沒復啓行。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兼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難行。旌旗甲戈咫尺不能辨。予三人從寶壽縣。須臾莫知其處。但前騎皆不行。始下馬立于半

山間逾時復上馬。下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隘。益難行。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壑。初九日。發飛雲壑。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已見虜列陣以待。

上飭諸將嚴整行陣。先率數十騎登山。以望地勢。幼孜三人下馬被甲。復上馬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於山谷中。少頃二人來偽降。先是

上嘗度虜必偽乞降。預書招降勅一紙以待。至是虜果來。

上在陣前召取勅。幼孜遂馳馬至前以勅進。

預知虜詐降

上曰。虜詐來請降。朕亦給之。乃以勅付來者去。又行數十里。駐兵於山谷中。時甚熱。已半日不食。飢疲殊甚。忽得皂隸一人。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予三人用水淘食之。甚甘。忽見行陣動。亟上馬前行。俄聞砲聲。而左哨已與虜敵。虜選鋒以當我中軍。上麾宿衛。即摧敗之。虜勢披靡。追奔數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壽前進。

上已駐兵于靜虜鎮。遣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予數人遂回。往返已百餘里。

夜方至營而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又復飢渴。移時忽有一皂隸。至載水一瓶。飯一盂。予三人即共食之。又其如午所食者。乃留一瓢飲。方尚書飲畢曰。此值二百貫。夜三鼓方卧。而風露頗寒。以箭插地。覆氈衫于上。傍風泠泠。襲人。雖甚倦。而目不交睫。須臾已五鼓。乃起坐待天明。初十日早。

上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行。人渴甚。以衣於草間。且行且拽。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得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俱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泥。不可飲。乃回解鞍。中官以茶一盃。飲予三人。從者

稍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晚次 駐蹕峯。十一日

上先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扈從者。皆隨都督金玉翼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重。晚次長秀川。而輜重彌望。十二日發長秀川。隨川東南行。虜棄牛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曲津。十三日發回曲津。光大斃一馬。午次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於山谷間。後大敗之。久方回營。幼孜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幼孜三人叩頭謝。十四日發廣漠。戍行數里。度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後。

上按兵河曲。佯以數人載輜重于後。以誘之。虜見競奔而前。銳響伏發。虜倉皇度河。我騎乘之。生擒數人。餘皆死。虜由是遂絕。晚次蔚藍山。十五日發蔚藍山。晚次寧武鎮。十六日發寧武鎮。晚次索雲谷。十七日發索雲谷。晚次玉潤山。十八日發玉潤山。晚次紫微岡。十九日發紫微岡。晚次青陽嶺。二十日發青陽嶺。晚次清華原。二十一日發清華原。晚

次淳化鎮。二十二日早發淳化鎮。渡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疫。予駐馬先渡。渡訖復以渡光大。既渡以為無水矣。而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復渡兩河。泥陷及馬腹。馬行泥濘中。幾陷者數。而他馬陷沒者無數。予二人馬幸免。晚次秀水溪。二十三日發秀水溪。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迴。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度。登高下低。馬力疲倦。予三人度一高岡。下馬暫息。盼望出峽口。杳不可到。復上馬逾數岡。方至營。晚次峽中。二十四日發淙流峽。晚次錦

雲峰。二十五日發錦雲峰。晚次永寧戍。二十六日發永寧戍。晚次長樂鎮。二十七日發長樂鎮。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撲面最嗜。拂之不去。晚次通川。旬。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爾等記之。望久下山。營之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國初始廢。二十八日發通川。旬。晚次金沙苑。二十九日發金沙苑。是程多水。途邊多榆柳。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為橋。以渡軍馬。晚次玻璃谷。三十日發玻璃谷。晚次威信戍。七月初一日發威信戍。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馬通政携酒一壺相贈。晚與方尚書數人飲。得羅脩撰寄來家書。初二日發武平鎮。晚次開平。營于斡耳。朶華言。宮殿也。元時宮殿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於荒烟野草之間。可為一慨。初三日駐蹕開平。初四日午發開平。晚次環州。有小城在川中。四面多頽缺。

上召賜瓜果。初五日發環州。晚次李陵臺。今名威虜。

驛連渡數河。河水深及馬鞍。兩靴俱為水所浸。登岸。脫靴。傾水。水濕。羶襪。扭乾。裹脚。復穿濕靴。上馬。更行。晚次寧安驛。初七日。發寧安驛。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墻。未燹。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栢兩行。仍在。但蕭條寂寞。不能無感也。觀久。悵然而出。晚次盤谷鎮。初八日。發盤谷鎮。由是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相夾。如行夾城中。

上曰。此山險阨。若是。雖有虜騎千群。豈能至此。縱能至此。斷其歸路。鮮有能出者。晚次獨石。初九日。發獨石。晚次龍門。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

中。路由水中行。山水泛時。此處最險。

上指此山曰。斷此路。孰能度之。崖石懸處。甚平。光大曰。此處好鑿磨崖碑。

上曰。朕意如此。汝言正相合也。初十日。發龍門。次燕然關。十一日。發燕然關。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二日。發長安嶺。次鎮安驛。十三日。發鎮安驛。次懷來。十四日。發懷來。次永安甸。

上召賜瓜果。十五日。發永安甸。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三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晚次龍虎臺。十六日。發龍虎臺。晚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觀此記知我

文祖經畧遠夷到處神靈護呵甘泉湧出玉
猷所布醜類殄消去塞三十里南視斗柄
而還勒銘紀功清塵大漠誠一代神武雄畧
之

聖主也騎與休哉

己未仲秋夜記閱

一卷終

金文靖公北征錄卷二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躬帥六師往征瓦剌胡寇荅里巴馬哈木。太平把
禿孛羅等馬步官軍凡五十餘萬。予與學士胡公
光大庶子楊公勉仁偕扈從。是日辰時啓行。由安
定門出。午至清河下營。晚微雨。夜復驟雨。五更雨
止。十八日晴。晨發清河。午至沙河。

命光祿寺賜酒饌。十九日早雨。晨發沙河。途間雨止。
午次龍虎臺。午後復雨。二十日晴。晨發龍虎臺。度
居庸關。途中多泥。馬稍艱。午後至隆慶州下營。二

北征錄三二

交

十一日早陰晨發隆慶州至榆林兩午後至懷來
下營兩不止二十二日早雨止發懷來午次沙城
晚晴二十三日晴早發沙城午次鷄鳴山大風二
十四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泥河二十五日晴晨
發泥河午次宣府大風兩下即止是日穀雨二十
六日晴次宣府二十七日晴晨發宣府午次宣平
大風二十八日早晴晨發宣平午次德勝口晚大
風下雪二十九日陰晨發德勝口度野狐嶺風寒
午後次興和三十日風寒次興和寄家書與李都
御史帶回北京四月初一日甲辰晴次興和初二

日晴次興和寄家書與大常朱少卿帶回北京初
三日晴次興和初四日晴次興和初五日晴移營
於興和北十里沙城初六日晴次沙城大閱軍士
初七日晴次沙城初八日晚次沙城初九日晴次
沙城李都御史至得家書初十日晴晨發沙城午
後次紅橋是日立夏十一日陰晨發紅橋午後次
凌霄峰即元出於柏顏兩連霄不止甚寒絕薪光
祿寺至昏黑方送飯飯未畢無湯遂罷是夜馬無
草僕衣皆濕不得飯食十二日早兩止陰食後發
凌霄峰午後次大石鎮無水暗宿十三日早陰微

兩午前次五雲關。即哈喇罕有水。十四日晴霜寒。次五雲關。十五日晴晨發五雲關。午次高平阜。即忽牙撒里禿。十六日晴晨發高平阜。午次殺虜城。即荅魯城。十七日晴晨發殺虜城。午次龍沙甸。即阿蘭惱兒。午後雨。十八日陰晨發龍沙甸。午次錦雲磧。午後大風雨雪。晚復晴。十九日晴晨發錦雲磧。午次小甘泉。二十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大甘泉。二十一日晴晨發大甘泉。午次清水源。即馬塔馬。二十二日晴次清水源。二十三日晴次清水源。二十四日晴午發清水源。晚次屯雲谷。無水。自清。

水源載水至作晚食。二十五日晴早發屯雲谷。午次玉雲岡。是日小滿。二十六日晴午發玉雲岡。晚次玄石坡。大風。二十七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鳴轂鎮。二十八日晴午發鳴轂鎮。晚次清風壑。無水。大風。時予患瘡。以為坐馬癰。二十九日晴早寒。晨發清風壑。午次歸化甸。五月初一日癸酉晴早寒。發歸化甸。午次楊林戍。初二日晴晨發楊林戍。午次禽胡山。初三日晴次禽胡山。瘡甚。

上命大醫院判韓公途賜膏藥。初四日晴次禽胡山。初五日晴次禽胡山。晚大風夜雨。初六日晴次禽

胡山大風初七日陰大風寒晨發禽胡山晚次香泉戍初八日陰風寒巳時發香泉戍午後次廣武鎮即哈刺莽來夜雨初九日陰次廣武鎮午後大雷雨下雹如雪積地二三寸初十日晴晨發廣武鎮午次懷遠塞十一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玉帶川即柴禿瘡愈是日芒種十二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富平鎮即兀兒禿十三日晴午發富平鎮晚次翠幕甸無水暗宿十四日晴晨發翠幕甸午次長山峽少水十五日晴晨發長山峽午次至喜川十六日晴次至喜川十七日晴晨發至喜川午次

環秀岡十八日晴午發環秀岡暮次野馬泉暗宿十九日晴晨發野馬泉午次蒙山海二十日午發蒙山海晚次威武鎮二十一日晴午前發威武鎮晚次通泉泊二十二日晴次通泉泊二十三日晴晨發通泉泊午次飲馬河微雨晚晴二十四日晴次飲馬河二十五日晴次飲馬河二十六日晴次飲馬河是日夏至二十七日陰晨移營于飲馬河北十里凡五渡河至營兩午後復晴暮天雷雨二十八日陰次飲馬河二十九日晴早食後復自飲馬河北仍五渡河午前次飲馬河西三峯山六月

初一日壬寅晴午前發三峰山晚次飲馬河清流
港初二日早微雨晨發清流港循飲馬河行二十
五里復晴下營作午炊午後再行至暮次崇山塢
無水暗宿初三日晴晨發崇山塢午後入一山峽
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食後再行晚次雙泉
海即撒里怯兒元大祖發迹之所舊常建宮殿及
郊壇每歲於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闊數十里前有
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
北山有三関口通飲馬河土刺河胡人常出入之
處也初四日陰微雨午晴次漢泉海前哨馬來報

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日晴午發
漢泉海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談無水是日
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初
六日晴晨發三峽口午次蒼崖峽初七日晴晨發
蒼崖峽午次急蘭忽失溫賊首荅里巴同馬哈木
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去營十里許寇四集列
于高山上可三萬餘人每人帶從馬三四匹

上躬擐甲胄帥官軍精銳者先往各軍皆隨後至整
列隊伍與寇相拒寇下山來迎戰火銃四發寇驚
棄馬而走復集于山頂東西鼓譟而進寇且戰且

却將暮。

上以精銳者數百人前驅。繼以火銃。寇復來戰。未交鋒。火銃竊發。精銳者復奮勇向前力戰。無一不當。百寇大敗。人馬死傷者無算。寇皆號痛而往。宵遁。至土刺河。

上乃收軍回營。已二鼓矣。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初八日晴。次殺胡鎮。是夜馬無草。失去青馬及海驢馬。黎明令皂隸四出尋取不見。抵暮方回營中。初九日晴。次殺胡鎮。午後將移營。金都督令頭目二人送所失馬俱來。還問之。乃出營十里餘。西北海子。

上哨馬者得之。金知為予馬。故以來還不覺為之。大喜也。乃取麩兩碗。勞其頭目。是日移營向西十里許。晚雨。下風寒。初十日晴。是日班師。午次迴流甸。晚微雨。風寒。十一日晴。晨發迴流甸。午出三峽口。餘寇復聚峽口山上。又有數百人據雙海子。諸軍乃以火銃先擊據海子者。寇知不能拒。遂遁。餘寇在山峽者。恐火銃再至。亦遁去。晚次復泉海。十二日晴。晨發平山鎮。午次飲馬河。清源峽。是日小暑。十四日晴。晨發清源峽。午次飲馬河。平川州。十五日晴。晨發

平川洲。午次飲馬河青楊灣。十六日晴。晨發青楊灣。午次飲馬河三峰山。十七日晴。晨發三峰山。午度飲馬河西北三峰山東南下營。未時雷雨數點即止。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謁見。

上皆賜以衣服綃帛米糧。復勞之酒肉。遣其四十八日晴。仍次其地。十九日晴。晨移營于飲馬河北。舊下營處。二十日晴。午後度飲馬河。凡三度水。循河行數里下營。二十一日晴。循飲馬河南岸東行數十里下營。二十二日晴。仍次其地。二十三日晴。午發飲馬河。晚次青山峽。陰微雨無。暗宿二十四

日陰。晨發青山峽。晚次蒙山海。二十五日晴。午後發蒙山海。途中驟雨即止。暮至野馬泉。二十六日晴。晨發野馬泉。晚次環秀岡。二十七日晴。晨發環秀岡。晚次至喜川。暮再行十里下營。二十八日晴。辰時發至喜川。午次黑山峪。是日大暑。二十九日午後發黑山峪。晚次翠幕甸。三十日晨發翠幕甸。午次富平鎮。七月初一日晨發富平鎮。午次玉帶川。大風微雨。初二日晴。大風仍次玉帶川。初三日晴。晨發玉帶川。午次懷遠塞。初四日晴。晨發懷遠塞。午次廣武鎮。過二十里下營。午後大風微雨。初

五日陰晨發廣武鎮午前過香泉戌午後次禽胡
山。寫平胡詔其晚就遣都指揮李瑛同中官齎回
北京。初六日晴晨發禽胡山午次楊林戌晚下雨
初七日陰晨發楊林戌午次歸化甸晚微雨復晴
初八日陰午前發歸化甸途中下雨晚次清風壑
初九日陰晨發清風壑午次鳴轂鎮午後復起營
晚次玄石坡初十日晴晨發玄石坡午次玉雲岡
午後起營晚次屯雲谷十一日晴晨發屯雲谷午
次清水源十二日晴晨發清水源過大甘泉晚次
小甘泉十三日晴晨發小甘泉午次錦雲磧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其日立秋十四日陰晨發錦雲
磧午次龍沙甸午後下雨十五日陰晨發龍沙甸
午次殺虜城微雨晚晴十六日晴晨發殺虜城過
高平阜下雨午後次五雲關更度山二十里下營
十七日晴晨發五雲關過大石鎮午後次凌霄峰
上召賜食燒羊燒酒十八日晴晨發凌霄峰午後次
紅橋十九日晨發紅橋午次興和二十日晴仍次
興和二十一日晨發興和度野狐嶺過德勝口人
馬湊集馬幾陷泥淖中過土城始得勉午後次萬
全大風雨馬無草皂隸無菜不曾晚炊二十二日

晴晨發萬全。午次宣府。午後下雨。至更盡雨止。二十三日陰。晨發宣府。同光大入城訪解文夫。留片時即別。午次泥河。下雨。二十四日陰。晨發泥河。午次雞鳴山。途中微雨。晚

上召賜桃子及食羊肉酒。二十五日晴。晨發雞鳴山。午次土墓。二十六日晴。晨發土墓。午次懷來。二十七日晴。晨發懷來。午次永安甸。二十八日雨。是日大暑。晨發永安甸。度居庸關。午後次新店。大雨。家僮來接。晚奉

旨。同光大勉仁先回。勉仁由舊路西行。予與光大過新店。度橋東行。向夕入一村落人家投宿。取所携酒共食之。乃就卧。將夜半。目尚未交睫。二十九日三更起行。秉燭行十餘里。取昌平大路。行至沙河。天明入人家作炊。食後再行。過清河。大雨。水平陸泥淖尤甚。午後至家。八月初一日早晴。文武百官迎

駕由安定門入。

上升殿群臣稱賀。上平胡表。呼譟而退。

二卷終

北征錄四十

金文靖公北征錄卷三

永樂二十二年四月初三日戊申

上以親征胡寇阿魯台等告

天地 宗廟社稷遣官致祭旗纛山川之神詔

皇太子監國命安遠侯柳升領中軍。遂安伯陳英為副。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領左掖。成山侯王通。興安伯徐高領右掖。武安伯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陽武侯薛祿。新寧伯譚忠領右哨。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將士為前鋒。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命幼孜等寫敕勅諸將。初四日。

駕發北京。由德勝門出。予與大學士楊公勉仁扈從。是日士馬精強。甲兵堅利。勢如雲擁。晚次唐家嶺。初八日發唐家嶺。次龍虎臺。初十日發龍虎臺。度居庸關。次岔道。十一日次懷來。十二日次土木。十三日。

上命敕各城堡。謹守備嚴。哨瞭。十四日發土木。次長安領。十七日壬戌。

萬壽聖節。禮部尚書呂震奏行賀儀。

上詔却不受。召予等諭曰。朕方出師。為民除殘。何暇

計此。予等叩頭而退。是日發長安嶺。次赤城。十八日次雲州。十九日次雲門。至二十二日發雲門。次獨石。至二十五日發獨石。次隰寧。都指揮同知把里充等獲虜謀者。言虜去秋已遁。及冬大雪。牧餘深。孳畜多死。部曲流離。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

上曰。然則寇去。此不遠。遂命諸將速進。以獲謀功。陞把里充為都指揮僉事。二十六日次西涼亭。至二十九日發西涼亭。次開安。五月初一日乙亥。次威虜鎮。初三日發威虜鎮。次環川。初四日次雙塔。初

五日次開平。是日雨。而士卒後至者多沾濕。時其地尚寒。

大哉王言

上見之。召諸將指示曰。士卒者將帥所資以成功名。撫之至。則報之厚。古人有言。視卒如嬰兒。可與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方今用士卒為國家除殘去暴。其可不恤。諸將叩頭而退。初十日。

上召予與勉仁至帳中。諭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予等對曰。

好生之夢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此幸在。除殘安民。火炎昆岡。玉石俱焚。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正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伐及無辜。即州勅遣中官伯刀苛。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落。十一日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骸。為叢塚瘞之。

上親為文祭焉。十三日發開平。次武平鎮。十四日。

上召語撫降者之故。因諭諸將曰。朕為天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魯台。

北征錄四三

聖德

餘脅從之人悉非得已。自今凡有歸降者宜嘉撫之。無令失所。十五日發武平鎮。次威信戍。十七日發威信戍。次通川。旬十八日次長樂鎮。

上召予等曰。今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予等對曰。有志者事竟成。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十九日次香泉泊。二十日次環翠岡。二十一日次永寧戍。二十二日次清平鎮。即元時應昌路。是日大雨。重車皆後。

上召諸將論之曰。輜重者六軍所恃為命。兵法無輜重。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焚

其輜重。今諸將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耶。遂命分兵速迎。二十三日宴後征文武大臣。上命內侍歌。

太祖皇帝御製詞五章。渡舉爵諭予等曰。此

先帝垂論。創守之艱。而示戒淫荒之失也。今即軍旅中。而君臣杯酒之樂。豈便忘此。尚相與勉效之。予等俱稽首對曰。敢不欽遵。

聖訓。退與勉仁還帳房。深自感激。二十四日發清平鎮。次威遠川。二十五日復宴文武諸臣。悉醉而乃罷。二十六日發威遠川。次陽和谷。二十七日次雙泉。

海二十八日次覽秀川二十九日次錦繡岡六月
初一日甲辰次祥雲屯初二日次錦霞磧初三日
次翠玉峰

上召予書勅敕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曰朕以
前鋒命爾尤宜晝夜用心精擇智勇廣佈偵邏如
有所得星馳奏來初四日次鳴玉澗初五日次清
漠川初六日次和鳴谷初七日次紫駝岡初八日
次清源泊初九日次通流澗初十日次金沙灘寧
陽侯等得胡寇馬九匹未進

上召予二人看馬言醜虜多詐速命寫勅敕懋等益

加防慎十一日次秀水河十二日次玉壘峰十三
日次寶屏山

上曰今既深入虜地尤須嚴哨瞭肅卻伍晝夜毋怠
十四日次凌雲峰十五日次玉沙泉

上召予等語良久諭以荅蘭納木兒河已近令諸將
各嚴兵以俟時將士無不踴躍欲奮

上聞之顧予等曰朕喜兵可用矣十六日次龍武岡
命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帥師前進

上戒之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有投戈下馬者即良
民勿殺如其未敵先以神机銃攻之長弓勁弩隨

其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以來十七日次天馬峰。予與勉仁隨。

上以大軍繼進。穀十里。懋等遣人奏言將士已至。荅蘭納木兒河。惟望荒塵。整州虜隻影未見。車轍馬跡亦多。湯斌疑其遁已久。

上遣英國公張輔等分兵大索山谷間。仍命懋等前窺醜虜情狀。

駐蹕河上。以俟。至十九日。費河上。次蒼松岡。英國公等引兵還。奏言分索山谷四圍三百餘里。無一人一騎之迹。必其遁久。二十日。次連秀坡。忠勇王等

虜跡連遁

亦引兵還。言抵白印山。俱無所遇。英國公等奏願假臣一月糧。帥師深入。罪人必得。

上召予等語曰。張輔所奏。何如。予等曰。將士大索。杳無虜跡。必其惧而遠遁也。王者之師。不追窮寇。且出塞久。人馬甚勞。兼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更遙。不可不慮。

上曰。朕更思之。二十一日。次翠雲屯。

上召幼孜等曰。卿等昨所言甚善。朕志定矣。其旋師。二十二日。召諸將分兵南歸。

上帥騎士東行。命武安侯鄭亨等領步卒西行。期會

北征錄四六

開平二十三日次蒼玉澗予與勉仁侍

上諭諸將曰今大軍南還將士尚未見敵必有怠心
寇蹤跡詭秘不可輕忽須嚴兵殿後仍飭軍中晝
夜謹備常如寇至二十四日次清流峽二十五日
次富平川二十六日次長清戍二十七日次懷柔
甸二十九日發懷柔甸次寧遠鎮七月初一日甲
戌初二日發寧遠鎮次迴流灣初三日次清虜鎮
初四日次峭石川初五日次群玉峰初六日次雙
清島初七日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十丈
上曰此石可刻即命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

朕親征過此也初八日次豐潤屯初九日次長林
壑初十日次廣平川十一日次安遠鎮十二日次
通津戍其地平曠多糜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

上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如是者必安業不
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
犯之不仁其禁止士卒凡遇種藝皆勿犯違者斬
十三日次盤石鎮十四日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
曰八月中矣

上顧之顧予與勉仁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

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
矣予等對曰

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之付托

上喜顧內侍馬雲賜予與勉仁羊酒而退十五日次
雙流滌以師旋遣禮部尚書呂震賚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十六日次蒼厓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位毋忽十七日庚
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命內侍馬雲孟驥密召幼孜勉仁承

顧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賓予與勉仁相顧號痛手足莫措遂議喪事一遵
太祖遺制予等躬親含殮畢載以

龍輦所至朝夕上食如常儀十九日

靈輦次雙筆峰勉仁令少監海壽奉

遺命馳訃

皇太子予日侍

靈輦凡上食常儀班師道路措置之故予實擬之二
十日次連雲積二十一日次黑河戍二十二日次

宣威鎮二十三日次廣漢川二十四日次清楊峽
二十五日次聞喜岡二十六日次白沙河二十七
日次香泉泊二十八日次通川甸二十九日壬寅
次武平鎮武安侯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初
一日度開平次雙塔奉

遺命號令諸將嚴謹毋忽六軍凜然人心大定初二
日次威虜城初三日次西涼亭初四日次隰寧初
五日次雲州初六日次赤城初七日巳酉次鵬鶚
皇太孫奉

皇太子命至自北京哭迎軍中始發喪六軍號痛聲

徹天地初八日次懷柔初九日入居庸關文武百
官哀服軍民耆老僧道人等皆素服哭迎初十日
靈輦及郊

皇太子親王以下素服哭迎至宮中奉
上仁智殿加殮奉納梓宮

文祖躬擐甲冑三犁虜庭跋涉山川俱以感夏行
師兵謀戰畧悉出睿哉遊能駝服垂夷威伸
絕塞蓋天生神武為皇明開萬世大業者也豈
隋煬漢武窮兵爭勝者同轍乎哉三讀此記

三卷終 當知創業根本天 巳未仲秋夜閱

北征錄四九

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中華民國